

窃郎

第一部

贰

灰熊猫 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最热血悲壮的男儿豪情，最精彩绝伦的战争场景！
那些被我们刻意忘却和无视的历史，最残酷的权谋和最沉痛的反思，

虎狼

窃明

第一部

灰熊猫 著
辽宁人民出版社

貳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窃明. 第2部, 虎狼. 2 / 灰熊猫著. —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2010.8
ISBN 978-7-5382-8949-7

I. ①窃… II. ①灰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50263 号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字数: 380 千字 印张: 19
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徐悦 王俊 责任校对: 刘琛
封面设计: 张明 版式设计: 张明

ISBN 978-7-5382-8949-7

定价: 29.80 元

CONTENTS

目录



- 第一章 投闯 · 1
- 第二章 军兴 · 026
- 第三章 建基 · 053
- 第四章 围城 · 078
- 第五章 新军 · 102
- 第六章 初捷 · 126
- 第七章 志愿 · 150
- 第八章 新年 · 175
- 第九章 反攻 · 199
- 第十章 密谋 · 224
- 第十一章 交换 · 250
- 第十二章 争锋 · 269

第一章 投闯



十月三日，许平再次来到德州，钟龟年带着他潜入城内住下，而接头人则负责去帮他们寻觅换乘的坐骑。

这一路来，钟龟年已经向许平坦承他根本不是走私商人，而是以走私商人身份为掩护的闯部，这次来山东是为了押送李自成给季退思的援助物资。

闯营军师牛金星在钟龟年离开时交给他另外一个任务，就是要他设法和新军拉上关系，尽一切可能打入新军内部。钟龟年始终记得这个任务，所以在发现许平后，不但没有去向季退思报告，反而出力帮他脱险。钟龟年认为牛金星交给自己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，从许平这个熟知新军内情的将领身上可以获得许多情报，无论怎么打探都不可能比拉拢到这个人的收获更大。

钟龟年建议许平取道山东，然后向西前往河南，这虽然不是从直隶去河南最近的路，但是一旦越过德州就是叛军活动区，从山东到河南之间的地方官府大多被叛军赶走，一路上的关卡也都已经荒废。明日离开德州后，许平会继续向南到济南，然后通过曲阜去商丘。

钟龟年去追许平前，已经让他的商队向东昌府进发，所以他要告别许平，西去东昌追赶商队，他需要继续用商队作掩护，收集明军军情，同时为闯王购买急需的物资。

“送君千日，终有一别。”钟龟年对许平言道，“刚才许将军见到的



那个大汉名叫黑保一，我已经和他说过，由他带许将军去闯王那里。”

许平闻言点点头。

潜伏在德州城内的闯营细作并不多，不过据钟龟年说还算可靠。钟龟年向许平介绍了城内的两个闯营细作，因为许平叛出朝廷的事已经尽人皆知，所以他们看许平的眼神也颇为复杂。细作之一是个貌不惊人的瘦猴，公开的身份是德州北城军中的一个把总，下午就是由他把钟龟年和许平接应入城，现在又堂而皇之地去给他们换马。另一人是个魁梧的大汉，看装束像个回民，名叫黑保一，他看向许平的眼神似乎很不友好。那个把总是闯营用金银收买的本地兵丁，而黑保一则不同，是跟随闯王多年的旧部，奉命跟着钟龟年一起押运物资给季退思，钟龟年去京师追赶许平的时候，黑保一就潜伏在德州等候消息。

钟龟年递给许平一封信和一块信物，告诉他万一路上和黑保一失散，凭借这个信物，各地义军就不会为难他，还会帮助他前往闯王那里，而信则是要交给牛金星的。除此以外，钟龟年在离京前还搞到一份假的路引，许平暗暗惊讶闯营确实神通广大，连这种东西都能轻易取得。

把各种事情交代清楚后，两人坐在饭桌前拿起筷子，刚刚吃了两口饭，门就“砰”的一声被人撞开，黑保一冲进来大叫：“钟兄弟，大事不好！”

原来，刚才许平和钟龟年进城时，有个守城的德州士兵起了疑心，报告给了上级军官。不巧小把总正在这个时候去换马，更引起军官的怀疑，当即就喝令把那个内应拿下。黑保一见势不妙，夺路逃回，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嚷着：“钟兄弟快走，用不了半个时辰就该四门紧闭，全城大搜捕了。”

既然事情败露，当然不能久留，钟龟年和许平二话不说，抓起武器就和黑保一一起向南城冲去。等三人赶到南门附近，就看见城门口已经乱成一团，士兵正乱哄哄地赶散行人，阻绝城内外的交通，钟龟年急忙扯着许平躲进巷内，再看去时，城门已经关闭，锣声轰鸣。

“太晚了！”钟龟年跌足叫起来。一旦官府怀疑钦犯在城中，各家旅馆都会被逐一排查，假的路引是经不起认真核查的。

黑保一默不做声地从包袱里抽出匕首和长柄斧头，对二人说道：“钟兄弟和许将军去抢马，我去砍散门口的爪牙。”

钟龟年遥望远处的官兵，片刻后点点头，也从怀里摸出装剑的布囊，对许平道：“许将军随我来。”

此时城门前警戒的锣声敲得震天响，不算高处城楼上严密戒备的卫



兵，光地面上就有上百官兵，还有骑兵往来巡逻，普通百姓都被驱逐到远处，城门前留出一大片空地。许平心中也是万分焦急，但他没有伸手去拿武器，而是判断道：“我们冲不出去。”

“不试试怎么知道？”钟龟年急道，“再不走就走不脱了。”

黑保一默默地祈祷，然后双眼一睁，右手紧握着斧头，左手抓牢匕首，催促钟龟年道：“钟兄弟，上吧！”

许平阻止他们两个：“冲不过去的，这是白白送死。”

“许将军紧跟我。”钟龟年说着就要拔剑跳出去。

许平拉住他：“钟兄，我还有个办法。”

蓄势待发的黑保一碰到钟龟年的身体上，差点站立不稳摔倒在地上。看见许平已经拖着钟龟年钻进巷子的深处，黑保一忍不住低声骂道：“你们这些人，都是些嘴把式！”

.....

“师尊，弟子今日开始传他铁砂掌，请您老人家指点。”

供着牌位的条案前摆着几个蒲团，一前一后跪着两个人，前面是姜烨，后面是一个少年人。姜烨毕恭毕敬地祈祷完毕，站起身来，点燃三根香插上香炉，然后站到侧面，看着少年郎向师祖的牌位叩头。

姜烨有很多弟子，大部分仅仅是名义上的，不过这个少年郎与众不同，是他的嫡传弟子，也是姜烨两年前收的关门弟子。以他挑剔的眼光看来，这种资质优秀的人三四年里也仅能碰上一个。今年小弟子年满十八岁，骨骼发育成熟，姜烨开始教他学习师门的武术，今天要学的正是铁砂掌。

虽说是铁砂掌，但在开始阶段，姜烨也只是让这个弟子用绿豆来练习，两年后改成碎石子，真正能用上铁砂至少得等十五年。姜烨的资质自是出类拔萃，不然也不能得到先师的衣钵。说起来，他最擅长的是刀剑而不是拳脚，不过对于铁砂掌他也曾下过一番工夫。

姜烨若无其事地一掌击下，整个手掌便深深地陷入盛满绿豆的锅中，豆粒覆盖了他的手背。做完示范，姜烨就对他的小弟子道：“你来试试看。”

“是。”少年人把绿豆的表面抚平，然后学着姜烨的样子一掌重重地挥下去，随着一声闷响，那个弟子疼得龇牙咧嘴。可是当他抬起手，却发现绿豆表面没有什么变化，只是微微有些凹下去的痕迹。

“刚开始会有些疼，两日内你的手掌也会肿胀起来，不过只要每日坚



持练习，三个月后就好了。”

这少年点头应是，又一掌掌往锅里面打，片刻后已经疼得额头上汗珠密布，不过嘴里仍一声不吭。姜烨看看锅里的绿豆，对弟子没有偷懒耍滑感到很满意，颌首道：“等你一掌拍下去，掌上的五个手指印都清清楚楚的时候，那就算小有成绩了。”

弟子见过姜烨方才的手段，口中称颂道：“师傅本事高强。”

姜烨微微摇头道：“这手下的功夫，为师最钦佩的还是铁拳无敌张大侠，他一掌下去，便是铁砂中也能印出清晰的掌印，比我的还要深。张大侠就是赤手空拳，一掌也能打死个人了。”

两个人正说话间，一个人闯进屋来。来者正是姜烨的大弟子，平日由他帮着姜烨处理与官府的事物。姜烨的这间练功房是不准挂名的弟子随便进入的。这大汉跑进门来叫道：“师父，出大事了！”

姜烨让小弟子继续练习，自己则坐到椅子上，让来人一一道来。听完消息后姜烨呆若木鸡，未等到他回过神，就听到有人在门外报信道：“师傅，张大侠那里请您老人家过去。”

“知道了，知道了。”姜烨向弟子们简单交代几句，急匆匆地离开练功房。

到了张杰夫的家，门前迎接他的张家弟子引路到后书房，此处正是张大侠用来谈隐秘生意的场所。外面虽然有几个亲信弟子，但是都躲得很远。

“你们听说了吗？许……”推开房门，姜烨还没跨过门槛就朝着里面大声呼叫。不过他还没来得及把自己的震惊完全表达出来，就看见张杰夫旁边有个人站起身来向他问好：“姜大侠，别来无恙！”

姜烨喉咙里的那声大叫，后半截被生生地堵回肚子里。他大张着嘴盯着那人看了半晌，没错，面前正是许平。姜烨的脸色登时变得阴森可怕，默不做声地掉头看看张杰夫和他师弟乐琳。两个人都没出声，姜烨一转把房门猛地掩上，向许平“嗯”了一声算是回礼，绷着脸看向许平身旁的另外两个人，问道：“这两位想必就是闯营的好汉了吧？”

闻言许平叹一口气，点了点头，反问道：“官府这么快就都知道了？”

“三木之下，何供不得？”姜烨忍不住喊了出来。

据大弟子向姜烨报告，知府大人得知朝廷的钦犯出现在自己的地盘上，更投向闯营时，惊得竟然在大堂上直立起来。姜烨估计现在急报已在发向京师的路上，德州附近的驻军也会尽数惊动。他跺着脚对许平嚷道：



“许将军你实在太太过分了，叛出新军一事，托些人说情，就算不能指望赦免，等避过风头也可安然无事，异日等到用人之际，便是东山再起也并非不能，你怎么……怎么可以投向闯营呢？”

许平身旁的一个文士模样的人还能保持镇静，另一个满面凶光的大汉则重重地哼一声，显然对姜烨的言语大为不满。姜烨静下来，脸上的表情愈发不善，冷冷地扫视着张杰夫和乐琳。

只听张杰夫解释道：“姜大侠，我们想帮许将军出城，可是我们两个人的商队现在都不在德州。记得明天你有一支商队要出城，所以就请你来商议一下。”

姜烨心知张杰夫他们存心要拉自己下水。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罪犯的话，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小事一桩，甚至根本不会放在心上就交给个弟子办了。不过许平可和一般人大不相同。投闯的钦犯，万一被查出来，绝对要连累满门。姜烨想及此处，就连连摇头道：“现在风头正紧，明日出城恐怕不是什么好主意，依我之见，许将军不如先在城内躲上些时日，等风头过去再走，方是万全之策。”

“这恐怕不好，”乐琳当即反驳道，“咱们三个和许将军的关系，知府大人是知道的，或许头两天会给我们面子不来查，但等全城都搜过，要是还找不到许将军的踪影，肯定会追到我们头上。”

张杰夫接着道：“再说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躲藏，要说藏到我师弟的窑子里那是最安全了吧？可是许将军的名气实在太大了，很容易被认出来。再说，如果官府许下大笔的花红，那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的弟子也未必完全可靠。我看，许将军必须立刻走，越快离开越好。”

姜烨心知他们二人说得有理，不过他仍把头摇得如同拨浪鼓一般：“不妥，不妥，我觉得还是先把许将军藏在密室里为好。”

任张杰夫和乐琳百般劝说，姜烨就是死不松口。张杰夫怒道：“姜大侠，你可有安全的密室——只有你自己知道、其他弟子一无所知的密室？如果你有，就让许将军去你那里好了，反正老子没有这种绝对安全的地方。”

乐琳也跟着嚷道：“姜大侠，除非你立刻去出首告发我们，否则日后事发，我师兄固然是窝藏钦犯，你也逃不掉一个知情不报。”

阴着脸的姜烨闭上嘴，老鹰一样的目光在张杰夫和乐琳身上来回盘旋，三个人对峙一会儿后，许平突然走前两步，冲着三位大侠团团一揖：“我虽然贪生，但也不至于强人所难，我这便自行去投官，绝不牵累三



位，只是……”

许平指着身后的钟龟年和黑保一，对张杰夫他们说道：“只是我这两位朋友，还望张大侠多加照看，让他们能够安全离开这德州城。”

说完许平就转身向门口走去，乐琳急忙大叫一声：“许将军且慢。”连忙上前把许平拉住，若是让许平这样走了，再万一被拷打出口供，他们师兄弟俩干系非小，钟龟年也不愿意放许平去死，只有黑保一冷哼一声：“干吗去出首，横竖是死不如去抢城门，杀出它个鸟城去。”

张杰夫怒气冲冲地看着姜烨，质问道：“姜大侠，我知道你不是个恩将仇报的人，你到底要假装犹豫不决到什么时候？”

姜烨摇摇头，无奈地长叹一声，缓缓对许平道：“许将军你救过我的命，我要是见死不救那真是禽兽所为了……”

几个人商议过具体细节后，张杰夫就唤来一个心腹弟子，让他安排许平三人暂时藏起来。

等许平他们离开屋子后，姜烨盯着张杰夫的眼睛问道：“你要把宝押在乱贼身上吗？”

张杰夫有些不自在地转转身，没有说话。一旁的乐琳帮腔道：“只不过是给我们留条退路罢了。”

“为此赌上全家人的性命？”姜烨不依不饶地追问一句。帮助许平逃出城，对这三个地头蛇来说并非太困难的事情，德州本地的驻军不用说，就是新军里面也有他们的关系。但是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，此事败露的可能性虽小，但后果却是异常严重。

“今日这天下！”一直没说话的张杰夫突然跳起来，指着姜烨鼻子对他大喊起来，“你是个瞎子吗？”

……

次日，趁着凌晨前的夜色，黑保一和钟龟年一先一后钻进大车上的空木桶里。许平对前来送行的张杰夫拱手道谢。后者客气几句，冷不丁地冒出一句：“许将军，我们归根到底只是乱世里的小民，手下的人也都有家小要吃饭，在乱世里不得不把良心先放一边，做些迫不得已的事情，请不要太看不起我们。”

许平有些吃惊地看着张杰夫，夜色中勉强能看见他脸上的苦笑。

张杰夫又道：“许将军，元宝跟着我们师兄弟多年，他并不是不会察言观色的人。”

一时许平也说不出话，支吾几声就要上车。这时张杰夫掏出两封信



交到许平手里，压低嗓门道：“许将军，这是给中原大侠和河洛大侠的，他们和姜大侠有旧，许将军异日若是在闯营不得志，不妨去开封或洛阳找他们。”

许平收起信：“张大侠，我已经不是朝廷的将军了。”

凌晨的微光中，戒备森严的德州城门缓缓打开，在两旁士兵的注视中，姜烨商队的一辆辆大车从城门洞里鱼贯而出。这条长长的车队沿着官道一路向西，等到天色大亮，已经离开德州好远。队中的一辆车驶离车队，沿着小路直奔丛林，最后停在一处僻静无人的溪边。

押车的元宝让车夫下车以后立刻徒步去追赶队伍，等车夫的背影远远地变成一个小点后，元宝从座位下翻出铁棒，跳上后车，把三个钉死的木桶一一撬开。等许平他们都钻出来时，元宝又撬开车后的另外一个木桶，把里面的刀剑和火铳统统掏出来。他把这些交给许平，指着系在车后的三匹马道：“许将军，小人就送您到这里吧。”

“多谢元少侠。”

“许将军珍重。”元宝说完就回过头去，把车上的干柴捆解开，然后浇上油点火。

三人骑马继续赶路。进入东江军活动区后，许平仍然没有暴露身份，一切都让钟龟年负责打点。十月十二日这天上午，他们已经抵达济宁州。

下午换过马后，三人放慢脚步，策马在道路上缓缓而行。在交谈中许平和钟龟年时而会爆发出几声大笑，而黑保一则默默跟在他们身后。

在一个岔路口上，钟龟年对许平抱拳道：“许兄弟，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可以再见。”

眼前向北的岔路是通向东昌府的，钟龟年的商队正在那里等他，而黑保一和许平则会向西进入河南境界。许平挺直身体在马背上冲钟龟年肃然抱拳：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，钟兄珍重。”

“许兄弟珍重，异日金銮殿上见。”钟龟年整一整腰间的配剑。他不但是牛金星的弟子，更有一个秀才的身份作掩护，此时的秀才可以在腰间拴一把剑，对钟龟年来说更是方便，他抖马缰的同时用力一夹马腹，坐骑就带着钟龟年疾驰而去。

许平凝视着英气勃发的背影绝尘而去，回首招呼黑保一道：“黑兄弟，我们走吧。”

.....

十一月初二，大雪突降在河南大地，夏大海望着遍地的大雪高兴地叫



道：“这三年来一年比一年雪多，看起来明年不会再有大早了。”

几个近旁的同乡都赞同地点头称是。不过这场雪也给他们的行动带来一些影响，在大雪覆盖下，想要寻找田鼠窝就变得更困难了。夏大海仔细地搜索着地面，不时把几棵野菜和块茎收入包袱。虽然今天他并没有找到任何一个田鼠窝或是蛇洞，不过他仍满怀希望地搜索着。支持着夏大海的有一种说不清、道不明的预感，这种感觉自打今天早上一睁眼就很强烈，让夏大海相信他今天会交好运的。

去岁旱情已经大大缓解，六十岁的老村长说，他们这辈子还从来没有看过一冬会下这么大的雪。秋收后，如狼似虎的衙役征走了大部分的粮食，但是农民们仍不能偿清多年积累的欠粮。饥荒并没有因为旱情缓解而消失，农民们仍然没有吃的，冬天到来以前，女人和孩子们已经剥光了附近的树皮，把所有能找到的小动物捉来充饥。

听说闯王李自成正在围攻洛阳，几个月来明军所有给洛阳解围的行动都宣告失败。路上行人哄传上个月汴军又被闯军大败，闯营悍将刘宗敏一直追击溃散的明军直抵虎牢关，汴军逃到这里才借助雄关勉强站住脚跟。而关西的明军非逃即降，已经被闯军扫荡一空。

夏大海等男丁近来也开始在野外搜索食物。今年地里的收成比去年多了近两成，人们的处境无论如何都要比往年好一点，家家都私下藏了点粮食，只要想办法多掏到几个田鼠窝、多抓到几条冬眠的蛇，或许就能熬过这个冬天。夏大海琢磨着今年怎么也不会再被逼得去吃土，虽然吃观音土能让人渡过最难熬的日子，不过很多人都会为此落下一身病，甚至被生生胀死。

“吃他娘，穿他娘，闯王来了不纳粮。”夏大海终于挖到一个田鼠窝，高兴得嘴里轻轻哼起来。双手已经被冻得失去感觉，不过夏大海仍小心翼翼地把鼠窝里的每一粒种子都从泥土里捡出来，满心欢喜地装到他的袋子里，“真是菩萨保佑！”

走在回家的归途上，几个老乡谈笑着，不一会儿就到了村口。今天村口这里很静，小孩子们竟然没有出来玩雪。夏大海刚感到有些古怪，身边一声闷雷般的大喝把他吓得打了个哆嗦。随着这声大喝，几个持棍握枪的大汉突然从路边跳出来，转眼间夏大海就感到自己身上狠狠地挨了几棍。他倒在地上的同时本能地抱住头，背后骤然一轻，口袋已经被别人抢去。

等到夏大海站起身，才看清身边是一群从郑州来的汴军兵丁。几个



同行的老乡一起被推推搡搡地轰进村子，只见满村的男女都聚集在这里，四十来个汴军官兵虎视眈眈地围在四边。一个百户模样的军官凶神般地坐在人群前面，旁边陪着的是平日常来征粮的官府小吏齐德远。齐德远数过人头后冲着那个百户一点头，几个士兵就把村长从跪着的人群里拖出来。

白发苍苍的村长不敢挣扎，只是苦苦哀求：“军爷，村里真的没有私藏粮食啊。”

士兵不等长官下令就把老头推倒在地，甩开鞭子向他背上抽下去。村长发出大声的惨呼，不过随着沉重的皮鞭声一下下传来，他的呼喊声也越来越小，直至完全听不见。

挥鞭的士兵见自己白费了好大的力气，狠狠地吐一口痰，骂道：“刁民。”

百户摆摆手，几个士兵就走过来，肆无忌惮地盯着人群里的年轻姑娘，很快就有人开始动手把其中一个从她父母身边拉出来，而她的父亲则顺服地轻声说道：“军爷看得上她，是她的福气。”

旁边另外一个汴军士兵也伸手去拉一个护着小孩的女人，那个女人一声不吭地把紧紧抱着她大腿的孩子推到身边的男人手里，默不做声地随着士兵离开人群。看着手下的士兵把女人一个个拉走而村民仍毫无反应，那个百户生气了，瞪起眼睛大骂：“刁民！”

夏大海低垂着头一动不动。

拉走几个女人后，士兵又开始来拉男人。第一个被拉过去的人说他没有藏粮，那个齐德远听了，简短地说出几个字：“刁民，埋了吧。”

汴军士兵把这个人推到挖好的一个坑里，开始往他身上填土。那个人在坑里犹自为自己辩解着：“军爷，小人是良民，小人是良民啊。”

埋掉这个人后，士兵又拉出一个人，简短的对答几句，把这个人也推下坑开始埋土。夏大海大气也不敢透一口，死死地盯着自己脚下的地面，听着那一声声凄厉的哀求：“军爷，小人是良民，小人真的是良民啊。”

两个士兵往坑里填土的时候，第三个人已经被拉向百户，那个人才一离开队伍就瘫倒在地，他被士兵拖着在地面上滑行时已经痛哭出声：“军爷，小人真的是良民，真的没有藏粮啊。”

“讨兵安民！”一声突如其来的大吼如同炸雷般响起，伴随着急促的马蹄声。

跪伏在地面的夏大海还没来得及抬头去看，只听见从那个百户的方向



传来一片慌乱的号叫声：“闯贼来了！”

阵阵凌乱的马蹄声、呐喊声后，又传来兵刃划破空气声，以及巨大的火铳响动。夏大海抬起头，看见一个骑在马上青衣大汉正抡起刀光，把一个汴军士兵砍翻在地；而这个大汉背后还有另一个骑士，他手中火铳一响，把正要爬上马背的百户轰倒在地，跟着骑士就从腰间抽出剑来。

“闯贼来了！”

汴军兵丁的嘶喊令夏大海刹那间血液沸腾，他从地上一跃而起，猛地扑向身前一个背冲着他不知所措的官兵，把那个士兵按倒在地，跟着就夺过士兵手中的刀把它向着原本的主人胸口猛插下去。随着刀被拔出来，士兵的血喷出足有一米高，溅在夏大海的脸上。他回过头，看见同乡们还跪在地上，一个个呆呆地看着自己，夏大海吼道：“还等什么？不敢出头，难道还不会跟着跑吗？”

这声大喊让同乡们纷纷脸上变色，几个年轻人先后发出吼声，跳起来扑向那些官兵丢在地上的武器。

转眼之间，“闯王来了”和“闯贼来了”的喊声就在村子上空响成一片。许平挥剑砍倒一个刚从屋内冲出来的衣冠不整的官兵，黑保一追上一个企图逃出村子的明军士兵，那个士兵先是被马匹撞翻，然后右腿被沉重的马蹄直踩到地里，发出不似人声的惨叫。

许平和黑保一默契地守着两个村口，把一个个企图逃走的官兵砍翻在地，村里的百姓如同疯了一般地四处追杀官兵，用棍棒把他们打死在门槛旁、水井边。

第一次和黑保一偷袭征粮队，许平心里还有些惴惴不安，但也就是那一次而已——他发现，近百汴军士兵在他和黑保一两个人面前四散逃跑，全无斗志。以后每一次都是这样的重复，官兵永远只会一面惨叫着“闯贼来了”，一面四散逃亡。

一炷香的工夫不到，战斗就已经结束。许平对着黑保一微微一笑，后者则仰天哈哈大笑道：“这些爪牙，最是欺善怕恶。”

一个全身浴血的年轻人冲到许平和黑保一马前，许平认得他就是方才第一个跳起与官兵搏斗的人，只听他激动地大叫：“闯王到哪里了？”

“闯王，已经攻破洛阳！”黑保一狠狠一挥手，中气十足地叫道，“不日就要东进！”

村民中间响起一片欢呼声，其中还有人大声道：“这位大王，您可不要骗我们啊。”



“谁会骗你们啊。”黑保一和许平昨日为了抢夺马匹，伏击了官府的信差。当时许平一眼就看到信函上面的加急印，拆开后看到是虎牢关发向开封的紧急军情，上面说，已经确认洛阳被李自成攻破，福王、巡抚下落不明。黑保一对着村民呵呵笑道，“闯王既然攻破洛阳，那么明岁就会再次进攻开封，尔等也不用再向狗官纳粮了！”

虽然闯王眼下还没有到，但是兴高采烈的村民却仿佛已经看到闯王一般。那个百户的马在混战中被打伤，村民就把它杀掉煮熟，招待许平和黑保一饱餐一顿，还热情地收留他们住宿一晚。

这一路上，黑保一向许平讲解了河南百姓的苦难。

河南地处中原，这里的百姓只有耕作一途，不像山东等沿海地区还可以打鱼、煮盐维持生计，所以，自万历以来北方连年大旱，河南的百姓也最艰苦。崇祯登基以前，没有雨水，百姓用井水、河水灌溉，中原这么大，即使朝廷不赈济，一个府里也总有几个县勉强有些余粮，百姓省吃俭用度日，万历、天启年间的几十年大旱都是这么过来的。

但是崇祯继位后，对北方各个受灾的省份不但不免粮，反倒连万历、天启两朝免去的粮食也要一并追缴，导致民不聊生。

这件事最开始的起因是，每当北方各省报旱时，出身江南的东林党就要跟着为江南报灾。崇祯皇帝为了堵住东林党的嘴，所以连真正的灾区也不免征。在皇帝的心目中，能在与大臣的争吵中占上风显然比百万农民的生命更重要。崇祯十年前后，河南布政司又一次恳请皇帝特赦河南免征，因为此时河南已经人相食，许多父母因为无法狠心吃自己的孩子，所以就与邻家交换，甚至把亲生骨肉当做“菜人”出售。而崇祯皇帝的批复是：“知道了，但是粮还是要征。”

接到皇帝的圣旨后，河南布政司再次绘声绘色地描述河南百姓是如何以泥土和草根充饥，镇边的饥民烧人骨头汤充饥。当时深为崇祯皇帝信任的杨嗣昌杨督师提醒皇帝，若是不征粮以致不能供养官兵，那么剿灭内地流寇的军事行动就可能功亏一篑，崇祯皇帝深以为然，否决了免粮的请求：“那便再苦我百姓几年吧。”

自进入河南以来，许平已经见过无数类似的场面，以树皮、草根、泥土为食的百姓仍然被逼迫纳粮。去岁开封府有上万人饿死，不过朝廷除却本省官兵自用外，还解送走三十万石粮食运赴京师。

从山东进入河南后，许平在路的两旁随处可见被活埋、打死或是吊死的农民，被剥光衣服扔在沟渠里的妇女。黑保一对此评价道：“为了保住



他们的活命粮，小民可以忍受家人被杀害、妻女被凌辱，他们宁可被活活打死也不会松口供出自己的藏粮所在。因为谁都知道，就算自己被打死那也只是死一个而已，如果交出粮食那么全家都要死，这笔帐他们还是算得清的。”

河南地界上有众多结寨自保的乱民，他们和闯营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有一些就是闯王前两次攻打开封失败时留下的旧部。靠着闯王的信物，黑保一和许平可以算是行进在友好的领土上，只要绕过官兵重点把守的县城等地，他们在大道上甚至不必担心遇到官府의 关卡。

十一月初八，许平和黑保一翻过大周山，进入河南府登封县地界，此处是明军和闯营控制区之间的真空地界。许平在路上见到一辆又一辆的木板车，成年男子在积雪的道上奋力拉着车向西，车后是他的婆娘在使劲地推，车上往往有几个骨瘦如柴的孩子，或许还有一个形似骷髅的老人。

这些拉车的人一个个看上去都疲惫不堪，不过仍拼着最后的力气向前行进。闯王已经在洛阳开仓放粮，不少河南的饥民听说这个消息后都向那里拥去。许平和黑保一路过他们身边时，有些人还会大声地向他们打招呼：

“是闯营的好汉吗？”

“嘿，看啊，是闯营的好汉。”

天黑后，黑保一和许平与几户饥民坐在一堆篝火旁，这些人把大车围在一起，烧雪水给老人、孩子喝。那些男人在议论着，再有两天就能赶到洛阳左近，就能分到几大口袋粮食。而女人们则从各自的包袱里翻出黑糊糊的干粮，把它们用水泡开，先送到家里老人面前，然后再分给每个孩子一口。

一个个孩子瞪圆眼睛盯着母亲手里的那点汤水，分到手后就争先恐后地吞下去，然后眼巴巴地看着母亲手里的残余。一个年轻女人稍微吃了一点，把碗里剩下的那些再分几份，递给她的孩子们，小孩迫不及待地埋头吃起来，母亲坐在他们身旁，轻轻地抚摸着孩子们的头。

黑保一默默地看着，然后解开包袱把自己的余粮都拿出来，抛给那几个女人：“喏，眼看就到洛阳了，你们要是饿倒了，全家人就别打算再往前走了。”

对许平和黑保一来说，离洛阳不过还有一天的路程，白天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把额外的干粮都送给路上遇到的饥民了。现在黑保一把最后的口粮



给了几个妇女，意味着他明天要挨饿了。黑保一面对许平的凝视，大大咧咧地说道：“这是考验！为了一块干粮而出卖行善的机会？我才没有那么蠢呢！”

许平点点头，解开口袋把自己明天的口粮拿出来，交给千恩万谢的几个年轻母亲。许平转过头对黑保一笑道：“我也要积些阴德。”

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道也围坐在篝火边上，背上挂着个空包袱皮，听他言谈也是要赶去洛阳讨粮。许平捏着自己最后的一角口粮，走到那个蜷缩着身体的老道面前，蹲下身把它交给对方。

老道接过干粮后没有一句感谢的话，而是颤悠悠地问道：“这位先生，要不要算算凶吉啊？”

本打算离开的许平听到这话，迟疑了一下，重又蹲下来问道：“道长，你算得准吗？”

“贫道道号清治。”老道咳嗽一声坐直了身体，一边从怀里摸出个小布囊，一边问道，“先生是要算凶吉啊，还是要算前程？”

“算前程。”许平不假思索地答道。

这时黑保一也走到许平背后，懒洋洋地说道：“这种江湖把戏，有什么意思啊？”

清治道人对黑保一的话充耳不闻，他捻着手里的小布包，又问道：“先生的生辰八字是什么啊？”

许平犹豫着说道：“道长，能用其他的办法算吗？”

清治抬起头仔细地看看许平，然后把布包又放回怀里：“那就测字吧。”

许平沉吟着，用手指在雪地上写出一个“虎”字。

清治第二次抬起头，盯着许平的眼睛打量着，好似要把他面上的每一条纹理都印入脑海中。片刻后清治垂首道：“这位先生的面相有些古怪，贫道有些糊涂了，能不能再写一个字。”

背后的黑保一嗤笑一声，脚步沉重地走开去，而许平则在地面上写了一个“狼”字。

“虎在山，狼在林……”清治絮絮叨叨地念着，低头看着许平的字道，“可是这里既没有山，也没有林，先生的前程可说不上好啊。”

“多谢道长了。”许平道一声就要起身。

“好汉，事在人为，去找山林便是，可是……”那老道拦住他，正色道，“可是先生你可知道这字是凶还是吉？”